

## 不盡的慶節

元元

偶然買了這本小書。

偶然在睡前翻了它一翻；於是，每一個晚上像與一位親切的智者交談般——必定安靜地聆聽他一頁又一頁的話語。

偶然以為淺易平白的它，它的其中一頁的文字卻像水晶般叮叮噹噹的散落在筆者的腦海——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——我抱持著怎樣的教學「心」與「態」？

偶然……寫下來與讀者分享和互勉。

如果慶節從人的生活中消失……

如果我們大清早起床，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組織完善、有效能和滿足感的社會裡，但缺乏自發性……

如果基督徒的祈禱變成智力的講話，俗化程度甚至失去所有奧秘和詩意，連讚頌精神、靈感、愛意都容不下……

如果基督徒負擔過重的良心，使他們甚至要拒絕「那一位」所賜予的福樂，那山中聖訓裡七次宣示的「福樂」……

如果……被活動弄得筋疲力竭，將要失去獲得慶節精神的活泉……

……

如果慶節的精神在我們內消失，我們還有能力不斷更新與新一代的共融嗎？

（節錄自泰澤羅哲弟兄《慶節要是消失》）

……

筆者在炎炎夏日跟學生上了這麼一個單元——你我都重要（個體在群體中的力量）。課堂開始的時候，筆者著學生回答以下的題目：

- 一、目前的生活中，你擔當多少個角色？請具體列寫出來。
- 二、這些角色當中，你最喜歡當的是哪個角色（選擇可以多過一個）？為甚麼？
- 三、生活中，一定有一些給你帶來煩惱、困擾和挑戰的角色，你怎樣面對和解決它們？請寫出兩個或更多的方法和效果。
- 四、往後，你會否繼續擔當這個角色？為甚麼？
- 五、除了這個 / 些角色，你還對甚麼角色有興趣？請寫下來。又為甚麼是這個 / 些角色？舉出兩個原因。

學生在 5 至 10 分鐘的時間內安靜地思考他們「活著」的不同的角色。一些還沒有掌握題目重點的學生迷惘地呆在座位裡、趴在書桌上、托著腮幫子斜望著鄰座同學的思考紀錄……筆者就在學生中間當起「友善的督察」，從中給這些還沒下筆的學生引導和解說……最後，他們都寫了。

學生提交了他們的課堂作業以後，有的提問筆者擔當了甚麼角色。筆者請他們先為筆者說出來……我們的老師、學校的職員、香港市民、你母親的女兒……、天主教徒……想不出了……沒關係，讓我告訴你們……筆者坦然的自我介紹和與學生分享個人最喜歡擔當的角色，這些交流都正面地鼓勵了學生對他們自己目前的角色的認同、肯定和接納。目的可能只有一個——活著就有意義；有意義地活著。

筆者任教的學校要求初中生必須購買指定的倫理科課本，可惜，學生的學習能力受到個人與朋輩的影響，往往沒有好好的發揮個人的潛質與學習能力；於是，對於密密麻麻的「課文」總是提不起勁，甚至敬而遠之。讀者遇上這些問題會有甚麼應變方法？因為，學生買了書本而不「用」的話，*很有可能被家長和學生投訴——書買了不用，幹嗎要我們花錢買？*目前，筆者用的是「斷章取義」法，適合學生學習和閱讀的篇章就給他們好好的讀，好好的思考。當然，筆者須要給學生來個拋磚引玉的導讀，讓學生成為個案的主人翁，並且作出思考。不然，學生以為他們在上中文課。

倫理課可以不談聖經嗎？筆者說：對不起。不可以！

這個單元，筆者給學生說了一個「超現實」的故事。這故事節錄自《格前 12:14-26》。讀者看到這個章節時，會用怎樣的方法表達？演繹？描繪？當老師的能說會道一個故事，確實是一份恩賜。如果學生對《聖經》有莫名的抗拒，讀者會否說這故事來自《聖經》？或是說了動聽的「故事」後才揭露它的出處？筆者選擇了後者。學生的詫異和欣賞眼神告訴了筆者，《聖經》確實一個豐富的「書圖館」！

故事說是說了，可是還沒有完呢！筆者以「講故事」的口吻提問學生：這故事告訴我們甚麼道理呢？哈！課室又熱鬧起來。學生說他們的「得著」，筆者給他們回饋。

談到這裡，單元還沒有完——筆者著學生參考「故事」裡其中的一個「句子」，繪畫一幅名為「超現實的人」的繪畫。哈。學生莫明地說：畫畫？是。畫畫！

對於中三學生來說，如果要求他們繪畫一個滿身都是一個「器官」的人，讀者已經可以想像他們會對人體甚麼器官特別有興趣。於是，筆者事先給他們適當的指導：這個「人」身上只擁有或耳朵，或鼻子，或眼睛，或手，或腳。其他的器官暫時不必繪畫在這個「人」身上。於是，學生又快快樂樂地在倫理課裡畫起畫來。（筆者這麼寫是因為美術科老師著學生繪畫「新人類」去訓練他們的創意時，發現學生的圖畫紙上出現了許多不雅的人體——美術老師自然氣的七孔生煙，跑到我跟前來表達她對同一級學生的不滿。原來，習作前適當的指引是這麼重要！）